

# 梦回木垒

朱胜勇



李春图

起工作生活的援疆分指挥部;不是“生而千年不死、死而千年不倒、倒而千年不朽”的木垒胡杨;不是天山雪水流淌其间的草原坎儿井,也没有看到天空蓝得让你心中满是纯净的木垒蓝;倒是似乎还有些残雪,天上云层密布,不久竟然下雨了,下起了哗哗大雨。要知道,就像闽北难得下雪一般,雨对常年干旱的木垒来说真的是贵如油呀!梦中的我拿起手机,对着倾盆大雨一阵拍摄,我要让南平的同事们看看木垒难得一见的雨景,就如我常想让生长在南方难得一见雪景的同事们,看看木垒冬季的漫天白雪一般!

迷迷糊糊之中,我到了人称“大自然的调色板”的万亩旱田。可是,这梦中的万亩旱田,此时不是生长着绿油油的旱地小麦,不是结着饱满豆荚的鹰嘴豆,却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正在拔节的水稻,阵阵微风吹过,稻浪飘香沁人。我纳闷了——水稻怎么会生长在旱地的缓坡上呢?应该是水稻种植技术提高,发展旱稻推广向木垒了吧?这时,往旱田的左边望去,一片冬翻后没有种植稻麦的旱田到处铺着菟丝子、葛藤,还长了好些野草莓,小朋友们在其间奔走、嬉戏、采草莓。不知何时,我家已经上大学的闺女也来到了木垒,来到我身边,

奇怪的是,此时的她又返回到了童年。兴许是疫情原因,她和她妈前年到木垒探亲时,近一个月都待在房间闷得慌,梦中年幼的她,加入到木垒当地小朋友中,和她们一起玩耍、嬉戏、采草莓。我被当地的一位同事引着,来到英格堡乡菜籽沟艺术家村落,到了木垒书院,到新疆作协主席、木垒书院院长刘亮程老师家中。梦中的我到刘老师的木垒书院,不是到去他满墙是书的书房,不是到他的会客茶室,也不在那座我们顶礼膜拜的石碑孔子像下,而是到了一张大圆桌边。刘亮程是当下新疆文坛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,他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,早年当过乡镇农机管理员,因为对文学的挚爱,而立之年的他到乌鲁木齐当报社编辑,踏上文学之路。上世纪90年代,刘老师完成了散文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这部散文集引起了全国文坛广泛关注,由于这本书对乡村生活的深邃思考,刘老师也被称为“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”或“乡村哲学家”。因为与木垒的特别缘分,刘老师2013年来到木垒,在英格堡乡创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,并自任书院院长,致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因为我到木垒援疆缘故,我有幸认识了刘老师,去年援疆结束即将返回之际,我还请刘老师赐墨宝,他欣然为我送上“持敬致知”四字。而此时梦中的我,看到的是,刘老师与文学青年围坐一圈,桌上没有拉条子、手抓肉、大盘鸡、三鞭糜子酒,每人一杯奶茶,刘老师用他那思接千载又充满哲理的生动话语,向青年们讲述本巴国度的故事,让大家从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传奇和诗意中,思考世界的本真。正当我也沉浸于刘老师的本巴世界之中时,一个声音转移了我的注意,“周金德主席,你网购的康德哲学书到啦!”于是,我又四下找寻周金德的身影,没有找到他人,但朦胧中又勾起我对他的回忆。我到木垒工作时,周金德是县委办主任兼信访局局长,后来提任县政协副主席。如果没有记错,他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,师范中专毕业,早年凭着一股韧劲取得法律从业资格,曾经当过律师,后又回到体制内工作。他法律业务娴熟,基层工作经验丰富,是处理信访问题的一把好手。我在一次信访日接访和他打过交道,之后又因为包联一个较难化解的信访案,多次与他共同探讨相关法律法规,研究化解对策。后来,这个信访案得到较为妥善的化解,我和金德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梦中的我怎么会梦见金德同志学习康德哲学呢?莫不是勤于学习钻研的他,闲暇之余感动于康德对头顶灿烂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敬

畏,开始学习他的“三大批判”这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吧!这可不是我有勇气、能力和时间去学习的,这样我和他的差距岂不是越来越大了?想到这,我猛然一惊,从梦中的木垒醒了,在一刹那穿过万水千山,回到南平,回到建阳,回到云谷,在微微晨光之中。像电影中的阿凡达从梦中醒来时的疲倦一般,一夜的木垒之行也让我微醒的我略带疲倦。我躺在床上回忆梦境,回想木垒。是的,平时没有刻意去回想木垒,也没有渴望梦中回到木垒,昨夜还是在不经意间就回去了。这时,我回想起,每当月色如洗的夜晚,当初在木垒政府广场散步时,望着树梢上升起的天山明月,我就油然想着南平的这轮圆月也升起了吧;如今夜幕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小区,漫步云谷步道望着长空皓月,我又会想着木垒树梢上悬挂着的那轮天山明月,此时是不是也正倾洒着淡淡清辉。这时我又想起,朱子求学问道于李延平先生,“月普现一切水,一切水月一月摄”,于理是如此,于心呢?木垒之月与武夷之月,虽是两地,却在一心。心在,木垒在武夷在;心在,武夷木垒皆故乡。此时,我好像真从木垒的梦中醒来了!

【福中知福】  
一个声音梨花落地呼喚  
回来吻 回来吻  
她长发盈空  
她已从乡间  
乡间梦里画里  
梦里画里走过

【诗歌】  
一字多愁  
外一首  
南竹  
一根脐带剪断的瞬间  
就拉开长长的缺口  
一条小河一辈子不回头  
至今还在村里流  
一艘小船靠上幸福彼岸  
就追寻短短的票根哟  
一轮水车下了石磨又上旅游  
总走不到岁月的尽头  
一窝泥燕上了诗意中国  
总忘不了绕梁的古厝  
一阵雨碎江南的疼痛  
却喊出一片涛声起落  
一杯矿泉经过层层净化  
仍不能把母亲心事看透  
一棵小麦站在网络的村口  
能把城市的目光牵着走  
一通电话不用穿针引线  
就能移动细细暖流

## 当古厝响起童谣

戎章榕  
古厝里,灯火阑珊,人头攒动。农历南方小年,一场“我在福州过大年”走进三落厝”活动正在举行。当夜幕徐徐降落,古厝的喧嚣声伴着《三落厝》音乐的响起而沉静了下来,人们围坐半圆,轻盈地拍打着节拍,聆听稚嫩的童声:“那朵灯照亮了依古三落厝,三落厝,日头落山脚迈过……”一曲唱罢,赢得了阵阵掌声,有听众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。在古厝三落厝欣赏福州语歌曲《三落厝》,情景交融,感受一场沉浸式体验,这个创意太好了!当古厝响起童谣,让人回到了久违的乡村,听到难得的乡音,唤醒记忆中的乡愁,感受烟火气的乡福。福州年,最有福。福从何来?福州人对古厝总抱有一种特殊的情缘。“厝”,在这个意为家和房屋的字中,往昔被砖瓦严实包裹住,却传递出遥远的记忆和温馨的情致。现存“三落厝”建于明朝嘉靖年间,是连江县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厝,也是福州地区开发保护较早的古民居之一。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,凤箫声动,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辛弃疾的《青玉案 元夕》把元宵节写得多姿多彩,灵动妖娆。在我的童年,在我的故乡,元宵节虽然没有“夜放花千树”那般璀璨夺目,也没有“宝马雕车香满路”那般豪华惊艳,但吃汤圆的惬意和观灯的欢快同样令人难以忘怀。元宵吃汤圆,象征阖家团聚幸福美满。母亲总说,圆子是最团圆吉祥的食物,能把牵挂和幸福都包裹进去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虽然日子过得艰难,但元宵节的汤圆还是少不了的。元宵节前一天,母亲就把早早准备好的糯米,用清水浸泡,待米软胀后拿到石磨上碾成粉,摊在凉席上晒过半天后用布袋收好。元宵节下午,母亲开始搓圆子。她把米粉加入适量开水揉捏成圆形长条,再切成一只只圆坯,

然后放在掌心搓成一个如核桃大小的圆子。煮圆子要等水开了后才能下锅,不然会化掉。汤圆浮上水面,袅袅的香气也升腾弥漫,让人垂涎三尺。撇一个汤圆急急地送进嘴里,轻轻咀嚼,软软的,甜甜的,滑滑的,温润绵长。我们正在吃汤圆,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喊:“观花灯喽!快去大场上看花灯啊!”我和姐姐匆匆吃完汤圆,就急急忙忙往大操场跑去。跑到一半路,便听到远处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再近一点,只见大场上灯火通明,人声鼎沸。走近一看,观灯的人多,玩灯的人也不少,各色各样的灯笼应有尽有——有象征吉祥欢乐的“金鱼灯”,有象征五谷丰登的“麦穗灯”,有象征福寿双全的“长寿灯”,有象征和睦团结的“友谊灯”,有象征财源广进的“聚宝灯”等,还有小孩子自制的兔儿灯、五星灯、荷花灯……那些

大大小小、五颜六色的灯笼,把大操场照得五彩斑斓,靓丽华彩。那一支支蜡烛在灯笼里绽放着亮光,蜡烛闪闪滴滴流金,马灯熠熠亮如白昼。提灯的喜笑颜开,观灯的眉飞色舞,欢乐和幸福映现在每个人的笑脸。 “耍狮队的来了!”不知谁大喊了一声,一队“耍狮子”浩浩荡荡开进大场上,狮子头上的灯放射出夺目的光,人们立刻围拢过来。逗狮子戴着面具,做出各种逗逗的动作,狮子便在地上翻滚、跳跃,狮身悬挂的铃铛“叮叮当当”地响个不停。舞狮人身手矫捷、躺、坐、滚、立……各种姿势活灵活现。狮头时而高抬,仰面长啸;时而横卧,低声怒吼。观看的人也随着各种动作时而欢呼,时而赞叹。看到精彩处,大家鼓掌齐欢;胆大的孩子跑上前去摸摸狮子

头,揪揪狮子尾,然后跑回来一脸得意地跟小伙伴吹牛:“我还敢跟狮子亲近呢。”看完了灯会,大家余兴未尽。回家的路上,就用剩余的蜡烛头“放哨火”——点燃路边河岸上枯黄的野草。天气干燥,枯朽的野草最易着火,刹那间,田埂上,小河边火势冲天,烈火熊熊,我们一边放一边唱着儿歌:“正月半,放哨火,烧光野草苗苗长,麦苗长得高又高,家家把粮往家挑……”“放哨火”其实就是烧掉晦气,迎接新禧和丰收。

【迎春纳福】  
如果时间是个海  
会在夜里日里  
吞下一轮月亮  
吐出一个太阳  
如果生命是座山  
会在忘年忘川  
枯干苍天的眼眶  
冒出盖地的泉响  
如果爱 就许山海相见  
花竹观日两岸花香  
如果恋 就让天地之牙  
咬合生与死界永生不忘  
如果爱 就让山海呼唤  
情系两岸梦回乡关  
如果恋 就让不系之舟  
碰撞黑珍珠传奇与梦想

从2016年开始,经历三年的打磨,这座已日渐破败的古厝蝶变成一个村落式的酒店。古今映照,完美呈现。就外观,它修旧如旧,木墙黛瓦,出檐深远,一面保留的夯土墙诉说着古厝的历史沧桑;厝里,追求则是户庭无尘杂,虚室有余闲。打通一些狭窄的空间阻隔,保留完整的柱阵与通廊,又通过格栅围合成室外空间,形成独属的小院。三落厝最别致景观,当属“山泉入宅,房中有溪,溪中有房”,打开厝里房间的水龙头,流出的也是山泉水。现存的三落厝虽是明代产物,若是溯源,三落厝始建于唐宋,是连江县第一位进士、官至礼部尚书张莹的故居。三落厝唐风遗韵的设计理念十分独特,一时间火爆出圈,年轻人不明就里,为之贴上“日系古街古道”的标签,冠名为“隐藏在福建的小京都”等。其实,日本京都、奈良的唐代木构建筑都是从中国传入的。籍贯连江的音乐人秦戈创作了一首福州方言的歌词《三落厝》,音乐人赖董芳读罢歌词,深为触动,唤起从小在福州坊间穿梭玩耍的记忆,想起老福州市井乡亲送别亲人的“哭腔”,加以提炼、美化,形成款款深情、娓娓道来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旋律,一曲童谣《三落厝》应运而生。2024年“我在福州过大年”走进三落厝。“正月初一起早早,啧啧新衣才平搭,併呼併呼呼放炮仗,太平面鸭做两粒”……如果说《三落厝》只是一首怀旧的歌,娓娓地倾诉淡淡的乡愁,那么,这首《福州年》则是旋律欢快,流露出浓浓的年味。

“这是相思树!”不知为何,在福州,每次遇到这树,都会有人特意提醒。20多年前,我从外地新来乍到,第一次听到这话,很好奇地仰头端详。印象最深的是它的树叶狭长细密,与含羞草的叶子一般,所以纤细还蛮贴切,因为相思就是这样切切且怯怯的。相思树,又叫台湾相思树,树种来自台湾,所以也有“乡思”的含义。这树在福州并不少见,但在闽侯青口千家山上见到这么多,依然有些惊讶。这里已被辟为生态公园,山腰环着栈道,人于其上,如行半空。无论你走在哪里,总有一棵相思树在等你。它高高的,沉默的样子。而在晚冬最喧嚣的还是它身旁的那几树黄花,小小的球状花簇拥在一起,朦胧着黄灿灿的绒毛儿,是银叶金合欢。说来好奇怪,相思树开出的花与银叶金合欢相似,也是毛茸茸的小黄花;而银叶金合欢也有“相思”之名,被称为珍珠相思或真珠相思。而相思树春、夏、秋开花,银叶金合欢冬季和早春盛开——所以,看起来,这座山四季都在相思开花。登上山顶,山顶有楼阁,倚栏远眺。山下林立的楼宇、厂房之间,七里平原的母亲河——闽江若隐若现。山下在很早的时候是一片水域,从山下的地名就可以知道。青口宏屿村和滬屿村分属山的两侧,有屿就意味着有水,它们曾是水中高地。在宋代这片区域被称为“还珠里”。“还珠”来自于“珠还合浦”典

故。东汉官吏孟尝(不是战国时期的孟尝君)曾任合浦太守。合浦盛产海珠,由于前任郡守责人滥采,致使珠源渐渐枯竭,导致市场萧条。孟尝到任后除弊兴利,对采珠业休生养息,不到一年,合浦一带去珠复还,又复生机。此地取此名,不知道当时有什么样的背景,但显然饱含百姓对领头人的美好期待。这让想起这里也有一个领头人,所做的事情也堪称“还珠之举”。明朝倭寇入侵,吴天佑率家眷族人从福清迁居宏屿村。他胆识过人,在这里开垦荒滩,围堰筑堤,经多年辛勤劳作,打造出一片沃土,族人自此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可以说,吴氏将这片土地变成了宝珠之地,创造出无限价值。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,曾在这里被大面积种植;芋头、丝瓜、白菜、萝卜等蔬菜就更不用说了,这里在20世纪成为福州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。“问津知几许,曲曲三十六。扬帆任好风,棹歌山水绿”(明王应山),大家谈论起闽江三十六湾,以及受海潮影响,每天两次涨起潮落,曾经给这条河带来的生机和活力——“江之中多鱼虾,次则流蜃,产于洲渚草间。又次则独脚蛸者颇多。余若蟹、田蛙、螺蚌之属率履肥脆甘美,可为下酒之资”(清海林履端《尚干乡土志》)。只是沧海桑田,桑田变城镇,在生活不断变得现代化的同时,很多过往的美好回忆也免不了地成为一份相思了。有人遥指远山,说那边是相思岭。我顿时心中一凛,恍惚感觉此

山的相思林就是从那相思岭上一一直绵延生长而来的,这铺天盖地相思林的婆娑声,紧紧地抱着一个悲伤的父亲。明朝首辅叶向高有三个儿子,不幸的是,次子与三子都因天花而早夭,就连已经长大成人的长子叶成学,也在一个冬天,到京城看望父亲后回返福清,途中暴病死在那处山岭。据说,福清与闽县地界交界处原在山岭的南面,古人忌讳客死他乡,福建官员为宽慰痛苦的叶相,便将县界移到岭上,取名“常思岭”,福州话渐渐衍变成了“相思岭”。叶向高死后其坟丘设于近处,正对着相思岭,陪伴子魂。山岭无语,而树木可言,风一吹就能听到。我相信相思岭上是有相思林的,不停地在风中诉说,不然如何我们现在还能听到这个故事?千家山非孤独一山,而是由三座山峰延伸而成,起伏如舟,这里的人也有称之为“船山”的。一座山从来不会只有一个名字。这座山据说是五虎山的余脉,在史书中,宋代被称为“阡下山”,明清被称为“仙霞山”,以此谐音,近年又被称之为“千家山”。但是民间又有另外称呼,除了船山之外,村民在家推门即可见连绵三山如笔架,会将之呼为“笔架山”,很有一种文化意味。在山顶,曾经有一座高塔,被看作是“船山”的桅杆。可惜塔被损毁无存,现只留下“塔座尾”的地名。船乘风破浪,不能没有桅杆,乡人希望恢复重建高塔。我没有见过他们口中的石塔,但是我看到一棵如桅

杆的相思树,它比山顶的楼阁还高,尽管树根部铺着水泥地,但不妨碍它挺拔卓然。相思树生存能力极强,根系可以抓着峭壁,破开岩石,创造一线生机,然后径直地拔地冲天,带来磅礴风光。乡人老郑说,因为这样,所以这里的人也称相思树为“铁铲树”。看来,如此顽强坚韧、不屈不挠,承载着无限寄思的参天大树被视为山之桅杆,也是贴切的。下山的时候,有条小白狗在脚边欢腾雀跃。它会跑在前面,然后扭头等着我们,在给人带路一般。主人说她叫糖宝,是一条捡来的流浪狗,非常乖巧。我们信步跟着它,走到山下一座雅致的道院。我们向那里的道人讨得一杯茶喝,并打听来历。他说,前几年重修道院的时候,从土里找到了很多残垣断瓦,有多处标“龙山”字样;《三山志》里提到闽侯的寺院龙山院,从地理位置符合在此,所以猜测此处为当时的龙山院,并认为这山在当时叫作龙山。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名不同,这座山的名字簿里又添了一个“龙山”。这让我们一众人相视一笑。临别之时,看见道院小径旁长着几株紫竹。“紫竹竿临流钓鱼,青藜杖燃火观书”,此处倒不失乐道闲居之所。一点幽思,似乎可落于此处。

【闽都新谭】  
如果时间是个海  
会在夜里日里  
吞下一轮月亮  
吐出一个太阳  
如果生命是座山  
会在忘年忘川  
枯干苍天的眼眶  
冒出盖地的泉响  
如果爱 就许山海相见  
花竹观日两岸花香  
如果恋 就让天地之牙  
咬合生与死界永生不忘  
如果爱 就让山海呼唤  
情系两岸梦回乡关  
如果恋 就让不系之舟  
碰撞黑珍珠传奇与梦想

李春图



## 山巅上的相思

万小英

